

从深圳到温哥华（二）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
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0/2021_2022__E4_BB_8E_E6_B7_B1_E5_9C_B3_E5_c107_210751.htm 马良 第三集 在深圳，易亮的大学校友和同学有六七十人，不算多，今晚来了大约有一半。大家平时各自忙自己的工作或生意，又各自有家庭、孩子，聚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。张波在学校里的人缘很广，大家都知道他自幼父亲就去世了，她与母亲和妹妹相依为命，感情很深。今天他的妹妹出嫁，同学和校友们都很给面子，能来的都来了。有这样的机会聚一聚，人人都很开心。易亮和桃桃把礼物交给新郎新娘后，刚走到同学们的席位前，就已经听到有人在喊：“瞧，我们的‘老疙瘩’（东北话，指家里最小的兄弟或姐妹）来了。”1984年，年仅十六岁的易亮就独自一人，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，从中国的最南边的重镇北上到了最北边的名城哈尔滨读大学，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。东北的同学们不论男生或女生都特喜欢这个比他（她）们小两三岁的“老疙瘩”。“哟，桃桃今晚好漂亮啊，一不留神还以为你是新娘子呐。”齐晓在大学里是桃桃的室友，胖胖的哈尔滨姑娘，看见桃桃今晚穿了一身淡绿色的真丝连衣裙礼服，一副“窈窕淑女”的模样，羡慕不已。“什么今晚很漂亮，桃桃天天都很漂亮。有一个当设计师的老公，想不漂亮都难。”郑达每次见到桃桃就满脸堆笑，满口甜言蜜语。易亮在学校里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这个郑达，考试老不及格，就会勾女孩子。不过这家伙现在却是所有同学中最有钱的，一毕业就到深圳闯荡，炒股票发了达，早在五年前就当起了大老板，自己开了三家公司，易亮刚到深圳的时候还

忍气吞声地帮他打过工。“哎，易亮，你不在主席台前排就座，跑这来干嘛呀？张波说了，你是今晚的摄影师，有特权，招待规格要比我们高哟。”说话的是巩乐，工商局的一位副处长，当年的学生会主席。“别拿我开心了，坐主人台，除了张波我谁都不认识，多别扭啊。还是跟兄弟们在一起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痛快。”易亮虽说是南方人，但自小离家，在东北呆了四年，说话做事也很豪爽。“你啥时候会喝酒了，在学校我们威逼利诱了你四年，竟没能把你变成‘烟酒生’，现在堕落啦？”苏沛是易亮在学校里最要好的朋友，易亮把他当兄长一样看待。“我还是不抽烟，酒嘛只能喝一杯。我是说你们大碗喝酒，我大块吃肉。”易亮狡猾地答道。“陈科呢？”桃桃问齐晓，陈科是齐晓的丈夫，也是校友。“前两天到北京去了，所以今天来不了。他联系到了一家美国大学，准备去读MBA，现在在北京办签证呢，刚刚来过电话，签成了。”齐晓说话的时候神采飞扬。“真的？！你也去美国吗？”桃桃来了兴趣。“他先去了再说吧，还不知道到了那边怎么样呢。如果能站住脚，我当然也要去。”齐晓早就想出国，桃桃在学校时还和她一起去考过托福。这边正说得热闹，那边司仪宣布宴会开始。易亮拎起摄像机又跟着新郎新娘去拍祝酒的镜头。等酒过三巡，易亮才回到自己的席位上，“这活儿不好干，饭都吃不好。”易亮嘟囔着，“我的龙虾呢？”“给你留着呢。”苏沛把一个盛满各种菜肴的盘子推到易亮面前。“怎么没见刘清？”易亮问苏沛。刘清是苏沛在学校里的初恋情人。“在英国呐，刚刚大伙还说起她。”桃桃抢着说。“啊？又出国了，她这是第二次了吧？”易亮嘴里塞满了龙虾肉。“哼，人家这次是定居去了

。上次去探亲，她们家就给她找了一个英国华侨。现在结了婚，到英国团聚去了。”苏沛酸溜溜地对易亮说完，又转过头去，对郑达说：“郑老板，这下您要想见刘清可就难。”郑达在学校里也曾狂追刘清，大家都清楚。“哈哈，对你老兄可能难点儿，对我可是小菜一碟。我现在持有澳大利亚的绿卡，去英国还不容易？”郑达平时生意太忙，很少跟同学们见面，大家除了知道他有钱之外，并不清楚他的其它详情。今天被苏沛一激，他自己爆了出来。“还记得傅涛吧？我的下铺，绿卡也拿到了，在美国。而且他还走得早，89年就去了。要不是他上个月跟一个美国代表团来深圳考察，在工商局无意中碰到我，我们还以为他失踪了呢。”巩乐一边品着白兰地，一边看着这两个冤家对头直乐。“啥时候弄了张澳大利亚的绿卡呀？我们怎么都不知道？”齐晓问郑达。“前几年，因为害怕‘九七回归’，好多香港人往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跑。我的几个香港朋友也移民走啦，我跟他们做生意都熟啊，他们问我：‘郑达，你想不想移民，我们帮你办。’就这样，我就稀里糊涂地也办了移民澳大利亚。不过我没在那呆几天，把老婆孩子一放，我又回来继续作我的生意，那儿的生意哪有这儿好做啊。”郑达边说边在那吞云吐雾。“是啊，出国有什么好处？那些移民去了加拿大的香港人现在好多又回流回香港。九七前这些香港人把大房子贱卖了就跑，现在回流，同样的钱只能买得起一个厨房了。折腾个什么劲哪，我觉得呆在深圳就挺好。”巩乐边说边摇头。“巩大处长，您是吃香的喝辣的，哪知道我们在深圳打工的有多辛苦啊。”易亮虽然92年就从原单位辞职来到了深圳闯荡，但因为深圳有政策，不允许广西、内蒙、青海、甘

肃等“老、少、边、山、穷”省区的人调入深圳，所以虽然在公司里是个骨干，但至今还是个没有深圳市户口的“白领打工仔”，每当有人说起深圳多么多么好的时候他就感觉很别扭。“深圳有什么好，夏天能把人晒死，冬天又能把人冻死。”苏沛是大连人，特怀念家乡冬天有暖气，夏天又很凉爽的气候。”绿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也在办加拿大技术移民，要不了多久，我也有加拿大的绿卡了。易亮，你办不办？到时咱俩一起去。”“加拿大？冰天雪地的，我去那儿干嘛？”易亮对北方的气候可是不敢恭维。“人家张波也是南方人，就没象你这么怕冷，他也办了。等会儿他过来祝酒你问问他，他移民去加拿大怎么就不怕冷？”齐晓对易亮怕冷总是不以为然，在哈尔滨时就多次取笑过易亮。“啊，都移民了。怪不得这些年同学们是见一个少一个，原来都跑国外去了。”易亮掰着指头一算，至少有一半的同学出了国或正在准备出国。“想想吧，你跟桃桃这么年轻，又没孩子，出去见见世面也好啊。你看那张桌上的那个小孩，”齐晓往旁边一指，“那是古凤的孩子，计算机系的那个古凤。她把孩子送到了新西兰自费上中学，小小人儿人家都独自闯世界了，比你当年十六岁闯关东还小呐。”易亮听了一笑，扭身对坐在旁边的桃桃做了个鬼脸，却发现桃桃沉默不语，一脸阴云。

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英国,美国,法国,日本,新西兰 马良 第三集 在深圳，易亮的大学校友和同学有六七十人，不算多，今晚来了大约有一半。大家平时各自忙自己的工作或生意，又各自有家庭、孩子，聚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。张波在学校里的人缘很广，大家都知道他自幼父亲就去世了，她与母亲和妹妹相依为命，感

情很深。今天他的妹妹出嫁，同学和校友们都很给面子，能来的都来了。有这样的机会聚一聚，人人都很开心。易亮和桃桃把礼物交给新郎新娘后，刚走到同学们的席位前，就已经听到有人在喊：“瞧，我们的‘老疙瘩’（东北话，指家里最小的兄弟或姐妹）来了。”1984年，年仅十六岁的易亮就独自一人，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，从中国的最南边的重镇北上到了最北边的名城哈尔滨读大学，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。东北的同学们不论男生或女生都特喜欢这个比他(她)们小两三岁的“老疙瘩”。“哟，桃桃今晚好漂亮啊，一不留神还以为你是新娘子呐。”齐晓在大学里是桃桃的室友，胖胖的哈尔滨姑娘，看见桃桃今晚穿了一身淡绿色的真丝连衣裙礼服，一副“窈窕淑女”的模样，羡慕不已。“什么今晚很漂亮，桃桃天天都很漂亮。有一个当设计师的老公，想不漂亮都难。”郑达每次见到桃桃就满脸堆笑，满口甜言蜜语。易亮在学校里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这个郑达，考试老不及格，就会勾女孩子。不过这家伙现在却是所有同学中最有钱的，一毕业就到深圳闯荡，炒股票发了达，早在五年前就当起了大老板，自己开了三家公司，易亮刚到深圳的时候还忍气吞声地帮他打过工。“哎，易亮，你不在主席台前排就座，跑这来干嘛呀？张波说了，你是今晚的摄影师，有特权，招待规格要比我们高哟。”说话的是巩乐，工商局的一位副处长，当年的学生会主席。“别拿我开心了，坐主人台，除了张波我谁都不认识，多别扭啊。还是跟兄弟们在一起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痛快。”易亮虽说是南方人，但自小离家，在东北呆了四年，说话做事也很豪爽。“你啥时候会喝酒了，在学校我们威逼利诱了你四年，竟没能把你变成‘烟酒生’，现

在堕落啦？”苏沛是易亮在学校里最要好的朋友，易亮把他当兄长一样看待。“我还是不抽烟，酒嘛只能喝一杯。我是说你们大碗喝酒，我大块吃肉。”易亮狡猾地答道。“陈科呢？”桃桃问齐晓，陈科是齐晓的丈夫，也是校友。“前两天到北京去了，所以今天来不了。他联系到了一家美国大学，准备去读MBA，现在在北京办签证呢，刚刚来过电话，签成了。”齐晓说话的时候神采飞扬。“真的？！你也去美国吗？”桃桃来了兴趣。“他先去了再说吧，还不知道到了那边怎么样呢。如果能站住脚，我当然也要去。”齐晓早就想出国，桃桃在学校时还和她一起去考过托福。这边正说得热闹，那边司仪宣布宴会开始。易亮拎起摄像机又跟着新郎新娘去拍祝酒的镜头。等酒过三巡，易亮才回到自己的席位上，“这活儿不好干，饭都吃不好。”易亮嘟囔着，“我的龙虾呢？”“给你留着呢。”苏沛把一个盛满各种菜肴的盘子推到易亮面前。“怎么没见刘清？”易亮问苏沛。刘清是苏沛在学校里的初恋情人的。“在英国呐，刚刚大伙还说起她。”桃桃抢着说。“啊？又出国了，她这是第二次了吧？”易亮嘴里塞满了龙虾肉。“哼，人家这次是定居去了。上次去探亲，她们家就给她找了一个英国华侨。现在结了婚，到英国团聚去了。”苏沛酸溜溜地对易亮说完，又转过头去，对郑达说：“郑老板，这下您要想见刘清可就难。”郑达在学校里也曾狂追刘清，大家都清楚。“哈哈，对你老兄可能难点儿，对我可是小菜一碟。我现在持有澳大利亚的绿卡，去英国还不容易？”郑达平时生意太忙，很少跟同学们见面，大家除了知道他有钱之外，并不清楚他的其它详情。今天被苏沛一激，他自己爆了出来。“还记得傅涛吧？我的下铺，

绿卡也拿到了，在美国。而且他还走得早，89年就去了。要不是他上个月跟一个美国代表团来深圳考察，在工商局无意中碰到我，我们还以为他失踪了呢。”巩乐一边品着白兰地，一边看着这两个冤家对头直乐。“啥时候弄了张澳大利亚的绿卡呀？我们怎么都不知道？”齐晓问郑达。“前几年，因为害怕‘九七回归’，好多香港人往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跑。我的几个香港朋友也移民走啦，我跟他们做生意都熟啊，他们问我：‘郑达，你想不想移民，我们帮你办。’就这样，我就稀里糊涂地也办了移民澳大利亚。不过我没在那呆几天，把老婆孩子一放，我又回来继续作我的生意，那儿的生意哪有这儿好做啊。”郑达边说边在那吞云吐雾。

“是啊，出国有什么好处？那些移民去了加拿大的香港人现在好多又回流回香港。九七前这些香港人把大房子贱卖了就跑，现在回流，同样的钱只能买得起一个厨房了。折腾个什么劲哪，我觉得呆在深圳就挺好。”巩乐边说边摇头。“巩大处长，您是吃香的喝辣的，哪知道我们在深圳打工的有多辛苦啊。”易亮虽然92年就从原单位辞职来到了深圳闯荡，但因为深圳有政策，不允许广西、内蒙、青海、甘肃等“老、少、边、山、穷”省区的人调入深圳，所以虽然在公司里是个骨干，但至今还是个没有深圳市户口的“白领打工仔”，每当有人说起深圳多么多么好的时候他就感觉很别扭。“深圳有什么好，夏天能把人晒死，冬天又能把人冻死。”苏沛是大连人，特怀念家乡冬天有暖气，夏天又很凉爽的气候。”绿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也在办加拿大技术移民，要不了多久，我也有加拿大的绿卡了。易亮，你办不办？到时咱俩一起去。”“加拿大？冰天雪地的，我去那儿干嘛？”易亮

对北方的气候可是不敢恭维。“人家张波也是南方人，就没象你这么怕冷，他也办了。等会儿他过来祝酒你问问他，他移民去加拿大怎么就不怕冷？”齐晓对易亮怕冷总是不以为然，在哈尔滨时就多次取笑过易亮。“啊，都移民了。怪不得这些年同学们是见一个少一个，原来都跑国外去了。”易亮掰着指头一算，至少有一半的同学出了国或正在准备出国。“想想吧，你跟桃桃这么年轻，又没孩子，出去见见世面也好啊。你看那张桌上的那个小孩，”齐晓往旁边一指，“那是古凤的孩子，计算机系的那个古凤。她把孩子送到了新西兰自费上中学，小小人儿人家都独自闯世界了，比你当年十六岁闯关东还小呐。”易亮听了一笑，扭身对坐在旁边的桃桃做了个鬼脸，却发现桃桃沉默不语，一脸阴云。

100Test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www.100test.com